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齊書卷三十三至三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　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趙希濬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三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在其本朝甚為梁武所親愛少歷顯職封湞陽侯太清中以為豫州刺史梁主既納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揔馭羣帥指授方略明渡淮未幾官軍破之盡俘其衆魏帝升門樓親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於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為魏

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可遣使諮諭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旨侯及諸人並即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天保六年梁元為西魏所滅顯祖詔立明為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

霸先在建鄴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丞相顗祖賜僧辯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上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往復再三陳禍福僧辯初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之横江表危懼僧辯乃啓上黨求納明遣舟艦迎接王饗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歃血載書而盟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衛送明入建業遂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文黑獺賊詧等不在赦例以方智為太傅授王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

二息章馳到京都拜謝宮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為太傅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隂謀篡逆故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為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明會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霸先相抗顯祖遣兵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九年二月自溢城濟江三月即帝位於郢州年號天啓王琳揔其軍國追謚明曰閔皇帝明年莊為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為侯朝廷許以

興復竟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

蕭祗字敬式梁武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

俄而西魏剋江陵遂留鄴都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

揚州刺史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

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

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沉有體表好學攻草隸書

南士中稱為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

從事中郎

蕭放字希逸隨父祇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

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嘗有闕時以為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為江左所稱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

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為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戶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

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絶遂為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勅居南館禮遇甚優從祖謇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闚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譽武帝時封安昌縣侯天平中齊神

武徵赴晉陽常在内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秘書轉授金紫光禄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啟之文宣聞而大悦時自婁太后及勲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勁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

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
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
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處大政令
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皇建二
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
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
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
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勅

令諸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
厭制之之既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
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
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
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
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
靴用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
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

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開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

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輙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効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兖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勅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

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强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訨近犬便狂加頸足而

為馬施角尾而為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

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為人所知死不為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為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

莫不侫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侫我何由可活之
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為妻和士開知之
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寛縦
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録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
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
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
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
中卒

北齊書卷三十三

北齊書卷三十三考證

徐之才傳名是字之誤○冊府元龜誤字下有之當爲乏也五字

北齊書卷三十三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楊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為司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歳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

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内有茂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

督勵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彦謹慎自得竹林别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

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愔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喑不語榮以為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

嵩山及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叅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寛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寛家為寛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亾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讐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恵

也榮貴深相憐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屢載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為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覇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㥄出遭離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

骨立神武慇之恒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為岐州刺史以

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鴈門温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亾愔遂棄衣冠於水濵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横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隂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寳猗齎書慰喻乃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

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黄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為聘梁使主至碻磝戍州内有愔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静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

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為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冐履艱危

一飧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讐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聦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名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愔

曰盧郎王潤所以從王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大帶遇李庶頗以為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内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以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温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絶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愔嘗見其門

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
愼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
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為念惜與尚書右僕射平
秦王歸彦侍中燕子獻黄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
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
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
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王鎮
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

處太皇太后於北宫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彦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踈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宫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

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宫太后以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為太師録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並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脱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為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録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勲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勲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

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彦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彦喻之乃得入

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塼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輙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

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譖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

其手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内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秃羖䍽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麽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為愔也角文為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麽姑愔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彦

死仍以中書令趙彦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為典籤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来歸高祖見之大悦尚陽翟公主甚被待遇顯祖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

即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也以道元勲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即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愔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弁孫也初為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為黄門侍郎又令在東宫教太子習事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

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為太原公東閤祭酒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為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

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進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北齊書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三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諏之 讞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年 劉禕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則

又聞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内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為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亾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曰諏之何在答曰昔吴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况讓之老母

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不以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丈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别宫與諸臣别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為黄門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

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欵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来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案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為内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耶於是無敢言者事

奏竟賜死於家

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為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記室遷鄴後

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為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諏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為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為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

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為忘年之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

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為許昌太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民間無所預代去日為吏人所懷齊亾仕周卒伊川太守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畧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别上勲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為

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譙州刺史卒構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諧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並繫獄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

李平為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語楊愔云魏
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並髡頭鞭二百
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
從介朱榮平元顥賜爵武成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
高岳征潁川復以為都督中兵叅軍兼記室宴之文士
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
級深為岳所嗟賞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納宴之女為

妃令赴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還兖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陸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卬父子

彰交遊甞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蜯遂出明珠意欲為羣
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雅搢紳尤所推許起家員
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
中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
官燕接在帝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
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
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
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

卬昆季六人並主所生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稟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天保初常山王薦卬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為清都尹辟為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摶遇疾臨終謂

其兄弟曰大兄尫病如此性至慈愛摶之死曰必不令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絶年四十八卬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說人短不伐已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識朝野甚悲惜之贈衞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卬所制子乂嗣襲爵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為主簿累遷通直散騎

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
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乃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
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黄門侍郎
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
宣遺詔發言涕泗迨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
號慟自絶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宫
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流涕朝士
咸恐武成雖忿松年然以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

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
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
州刺史謚曰平第三子卲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
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
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
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埸之和世宗輔
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

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遷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禕稱疾不動五子璿玘璞瑗瓚並有志節為世所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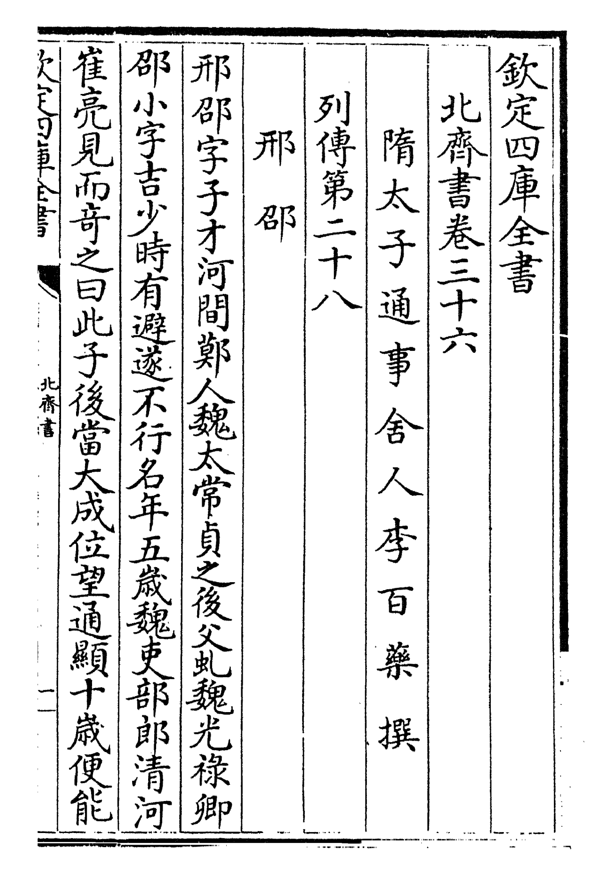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三十五

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裴讓之傳裴文季爲不亡矣○臣範按裴讓之裴佗之子北史佗字文化而此云文季未知孰是

案奏言○北史案作按

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邢邵字子才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邵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

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畧能遍記之後因飲讌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杲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

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
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年
之交釋巾為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為
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
席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
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黄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
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
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于時袁翻與范

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集賓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買黄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為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尒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

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黄門侍郎尋為散騎常侍太昌初勑令恒直内省給御史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毁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曰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黄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

徽萬祀者也爰曁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絶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

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禄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絶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

箕北斗弐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

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世宗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為之序

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訊訪勑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内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為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温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温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

畧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賔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踈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為

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為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焉

北齊書卷三十六

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邢邵傳給御史○一本御史作御食

東吳以還所未有也○北史東字下有門字臣範按東門吳子死不憂事見列子力命篇

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

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床為之鋭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尒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宴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稾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黄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勑典起居注并修國史

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㥄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為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㥄深憤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為詔㥄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

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竒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兎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勅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觧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

為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神武内有間隙收遂以父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来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

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名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

甚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頼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

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内寧静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内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神武入朝静帝授相

國固讓令收為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為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黄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

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彦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
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
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
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
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
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
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
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

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勑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為合州刺史文襄勑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

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業未効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黄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别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禄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

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勑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彦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

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亾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勅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傳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歷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所引

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

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尒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尒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

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曽為綽讃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讃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

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

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畧盡是以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勑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

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於

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

席口勑以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為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晞使梁不相協睦時晞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

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

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為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為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别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

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毁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摸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門郎顔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

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搆敏速之工邢温所不逮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舶至得奇貨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黄門郎元文遥勑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

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禄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為真收以子侄少年申以戒勵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為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吕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茍任重也

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亾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謟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

遊及耆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嵠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

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畀為已信私玉

非身寳過緇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亾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顔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

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巵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座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勅更審收又回換遂為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

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
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内諸公以後主即
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馬收固執宜有恩澤乃
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持進收
奏請趙彦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
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
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徳熊安生權會實
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

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鬬帝寵狎之收外

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顔巖
腥瘦是誰所生羊頭狗頬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
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
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為嗣位至尚書膳
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温縣令

北齊書卷三十七

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魏收傳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臣範按魏書魏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字子胡歆子悦字處德悦子子建北史亦同据漢高下迄元魏時代既邈而無知至收僅八世誤也冊府元龜云恢子彦彦子歆据本書則冊府亦誤

收忽季景方之○北史忽字下有以字應從

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臣範按顔氏家訓乃云任沈之是非即邢魏之優劣此與北史並誤

載蹶而墜其貽宴○宴疑燕字之誤

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元文遥

趙彦深

辛術字懐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

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宫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
遷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
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徳文襄
嗣事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
陽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
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遷
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畧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
租税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

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勑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摠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卲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欵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

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兖州梁郡幹遷鄴以後
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帝少
年高朗所弊者踈袁叔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
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
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
在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
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
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慾勤於所職未嘗

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闍卿尚書郎闍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元文遥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遥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遥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賛賞之河間邢邵試命文遥誦之幾遍可得文遥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騎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

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彦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被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彦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即位任遇轉

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侍中文遥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多命宣勑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朝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遥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勑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

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遥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李宗姓被侮有人冐相侵奪文遥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遥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遥

由是出為西兖州刺史詣士開别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媿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遥自疑用其子行恭為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勲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遥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

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熹之後高祖父難為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原人也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

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明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為
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
為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
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
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
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攝令選
沙汰諸曹郎彥深以地寒被出為滄州別駕辭不行子
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

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絶倫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内外寧静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安國縣伯從征頼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

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
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
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觧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
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
遷秘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卿執御陪乘
轉太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
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
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

為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
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
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兖州刺史四年
徵為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為本官七年六月暴疾
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
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
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
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羣臣密

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
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
請其為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
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
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
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
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
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

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彦深有七子仲將知名

仲將沉敏有父風温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

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

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

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彦深乞轉以萬年縣

子授之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

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彦深一人然

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

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材最劣

北齊書卷三十八

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

元文遙傳依例歲時入朝〇北史作入廟朝祀　臣範按北史為是蓋文遙賜姓高籍屬宗正故從高氏子弟朝祀也

幸得此心〇通鑑作幸明此心

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〇臣荃按北史文襄上有先是二字

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